

石林燕語卷七

宋葉夢得撰

宇文紹奕攷異

大中祥符五年玉清昭應宮成王魏公爲首相始命充使宮觀置使自此作然每爲現任宰相兼職天聖七年呂申公爲相時朝廷崇奉之意稍緩因上表請罷使名自是宰相不復兼使康定元年李若谷罷參知政事畱京師以資政殿大學士爲提舉會靈觀事宮觀置提舉自此始自是學士待制知制誥皆得爲提舉因以爲優閒不任事之職熙甯初先帝患四方士大夫年高者多疲老不可寄委罷之則傷恩畱之則玩政遂仍舊宮觀名而增杭州洞霄及五嶽廟等並依西京崇福宮置管句或提舉官以知州資

序人充不復限以員數故人皆得以自便

廷珪案石林四筆內此條有辨

語云宮觀使非獨宰相爲之亦不可云兼職其後宰相呂夷簡樞密使張昊副使夏竦各乞罷宮觀使從之非呂申公獨請也先帝當作神宗此亦疑汪氏之辨或卽宇文攷異語

國朝館伴契丹例用尙書學士元豐初高麗入貢以畢仲衍館伴仲衍時爲中書舍人後遂爲故事蓋以陪臣處之下契丹一等也契丹館於都亭驛使命往來稱國信使高麗館於同文館不稱國信其恩數儀制皆殺於契丹大觀中余以中書舍人初差館伴未至而遷學士執政擬改差人上使仍以余爲之自是王將明等皆以學士館伴仍升使爲國信一切視契丹是時方經營朔方賴以爲援也建炎三年余在揚州復入爲學士高麗自海州來朝遂差余

館伴余因建言高麗用學士館伴出於一時之命而升爲國信使亦宣和有爲爲之今風示四夷示以軌物當正前日適然之失盡循舊制因辭疾請命他官於是張遵明以中書舍人改差罷國信皆用元豐舊儀自余請之也

唐翰林院在銀臺之北乾封以後劉禕之元萬頃之徒時宣召草制其間因名北門學士今學士院在樞密之後腹

背相倚不可南向故以其西廊西向爲院之正門而後門

北向與集英相直因榜曰北門

廷珪案洪遵翰苑遺事引此條樞密下有院字集英

下有殿字楊商二刻本亦皆脫誤通考五十四引此條有院字無殿字

兩省樞密院皆無後

門惟學士院有之學士朝退入院與禁中宣命往來皆行北門而正門行者無幾不特取其便事亦以存故事也

唐翰林院本內供奉藝能技術雜居之所以詞臣侍書詔

其間

侍原作待待字是翰苑遺事引此可證

乃藝能之一爾開元以前猶未

有學士之稱或曰翰林待詔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猶稱供奉自張洎爲學士始別建學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則與翰林院分而爲二然猶冒翰林之名蓋唐有弘文館學士麗正殿學士故此特以翰林別之其後遂以名官訖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學士而不冠以翰林則亦自唐以來沿襲之舊也

遺事引作沿習通考五十四引作沿襲

紫宸垂拱常朝從官於第一重隔門下馬宰相卽於第二重隔門下馬自主廊步入殿門人從皆不許隨雖宰相亦自抱笏而入幕次列於外殿門內兩廡惟中丞以交椅子

一隻坐於殿門後稍西北向蓋獨坐之意駕坐閤門吏自下以次於幕次簾前報班到二史舍人而上相繼近東西分立於內殿門之外南向閤門內諸司起居畢閤門吏復從上自尙書侍郎以次揖入東西相向對立於殿庭之下然後宰執自幕次徑入就位立定閤門吏復引而北向起居畢宰執升殿尙書以次各隨其班次第相踵從上卷轉而出謂之卷班遇雨則旋傳旨拜於殿下

斑案楊商二本並作殿門下

謂之籠門崇政殿則拜於東廊下

太宗時張宏自樞密副使眞宗時李惟清自同知樞密院爲御史中丞蓋重言責也仁宗時亦多命前執政如晏元獻公

宰執編年錄二引此條無公字

王安簡公皆是自嘉祐後迄今無爲

之者

故事在京職事官絕少用選人者熙甯初稍欲革去資格

之弊

楊商二本
作蔽亦通

於是始詔選舉到可試用人並令崇文院

校書以備詢訪差使候二年取旨或除館職或升資任或

只與合入差遣蓋欲以觀人材也時邢尙書恕以河南府

永安縣主簿首爲崇文院校書胡右丞愈知諫院猶以爲

太遽

斑案

四庫全書攷證曰案宋史刻傳無胡愈惟胡

宗字但邢恕傳止言諫官論之而

不著其名無可參攷今姑仍原文

因請雖選人而未厯外

官雖厯任而不滿者皆不得選舉乃特詔恕與堂除近地

試銜知縣近歲不復用此例自始登第直爲禁從無害也

宰相除授雖兼職故事亦須用麻乾德二年趙韓王以門

下相兼修國史有司失於討論遂上降敕至今不能改
攷異仁宗實錄云唐制宰相監修國史館殿大學士皆
降制本朝自趙普後或止以敕除非故事也此云雖兼
職亦用麻泛言兼職非也又若拜相帶監修國史則自
降制矣故云或止以敕除言其不皆如此也

京城士人舊通用青涼繖祥符五年始詔惟親王得用之
餘悉禁六年中書樞密院亦許用然每車駕行幸扈從皆
徹去旣張繖而席帽仍舊故謂之重戴餘從官遇出京城
門如上池賜宴之類門外皆張繖然須卻帽

寇萊公王武恭公皆宋偃壻其夫人明德皇后親妹也當

國主兵皆不以爲嫌

廷珪案楊商二本此條皆誤連上條
何氏焯於楊刻本校正分別以爲錯

入有校語曰明德當作孝章太祖繼
后乃宋氏明德則太宗繼后李氏也

故事太皇太后

疑脫皇太后

織皆用黃太妃用紅國朝久虛太

妃宮元祐間仁宗臨御

廷珪案楊商二刻本亦皆誤作仁宗何氏焯校正作宣仁

上元

出幸寺觀欽聖太后欽成太妃始皆從行都人謂之三殿

蘇子容太妃閣春帖子云新春游豫祈民福紅繖雕輿從

兩宮

蘇魏公文集二十八閣作閭是也子字據楊初刻補與蘇集合雕蘇集作凋字通

慈聖太后在女家時因寒食與家人戲擲錢一錢盤旋久

之遂側立不仆未幾被選

故事南郊車駕服通天冠絳紗袍赴青城祀日服韡袍至

大次臨祭始更服袞冕元豐中詔定奉祀儀有司建言周

官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禮記郊祭之日王被袞以

象天王肅援家語臨燔祭脫衮冕蓋先衮而後裘因請更製大裘以衮用於祀日大裘用於臨祭議者頗疑家語不可據黜之則周官禮記所載相牴牾時陸右丞佃知禮院乃言古者衣必有裘故緇衣羔裘黃衣狐裘素衣麕裘所謂大裘不裼者止言不裼宜應有襲襲者裏也

斑案楊本者下疊者

字商本不誤楊商二本裏字並作裏攷之十三經注疏襲字下無作裏字解者疑爲重衣二字之形誤說見顧野王

玉篇

蓋中裘而表衮乃請服大裘被以衮遂爲定制大裘黑

羔皮爲之而緣以黑緇乃唐制也

邵興宗初自布衣試茂才異等中選除建康軍節度推官會言者論以宰相張鄧公妻黨連姻報罷後因元昊叛詔求方略之士復獻康定兵說十篇召試秘閣始得權邠州

觀察推官祖宗取人之慎蓋如是也

攷異時有密言邵與張鄧公連姻者實非也其後邵進兵說召試授潁州團練推官此云權邠州觀察推官非也

盧相多遜素與趙韓王不協韓王爲樞密使盧爲翰林學士一日偶同奏事上初改元乾德因言此號從古未有韓王從旁稱贊盧曰此僞蜀時號也帝大驚遂命檢史視之果然遂怒以筆抹韓王面言曰女爭得如他多識韓王經猶不敢洗面翌日奏對帝方命洗去自是隙益深

珽案楊商二本

多識作多遜

以及於禍多遜朱崖謝表末云班超生入玉門非

敢望也子牟心存魏闕何日忘之天下聞而哀焉

廷珽案乾德年

號事宋人說部中屢見皆不歸一楊文公談苑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志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六字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後太祖受命國號宋改元乾德豈非威靈將及而符讖先著也歐陽公歸田錄太祖建隆六年改元語宰相勿用前世舊號後見內入鏡背乾德之號以問學士陶穀穀曰此僞蜀時年號耳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歎宰相寡聞也以上二條吳曾能改齋漫錄並引之鈴齋節陳鵠者舊續聞亦紀秦淮石刻事又引劉貢父詩話陶穀竇儂辨蜀宮人鏡背乾德年號事言二公尚不知公祐已有此號云云今燕語又以辨蜀時年號者屬之盧多遜余謂南唐事稍遠太祖或不及聞若陶穀等辨蜀鏡事在前則不應更待盧言若盧語在前亦不須更因鏡字問穀二者必有一爲傳聞之訛也至秦淮石刻尤屬不經唐書輔公祐以武德六年八月反國號宋建元天明次年三月卽滅安得改元乾德且有四年乎

京師省寺皆南向惟御史臺北向蓋以唐以來如此說者以爲隋建御史臺取其與尙書省便道相近故唐因之或云御史彈治不法北向取肅殺之義莫知孰是然今臺門

上獨設鴟吻非他局所有也

國初西蜀初定成都帥例不許將家行蜀主輕剽易爲亂
中朝士大夫尤以險遠不測爲憚張乖崖出守還王元之
以詩贈云先皇憂蜀輟樞臣獨冒干戈出劍門萬里辭家
堪下淚四年歸闕似還魂弟兄齒王黃州小畜集十一干戈作兵戈齒序作次
序元投分兒女親情又結婚且喜相逢開口笑甘陳功
業不須論自慶厯以來天下又安成都雄富旣甲諸帥府
復得與家俱行無復曩時之患矣而故事例未有待制爲
帥者故近歲自侍郎出守或他帥自待制移帥皆加直學
士尤爲優除也

攷異至和元年張安道知益州仁宗特令奉親行竟不

敢嘉祐五年吳長文除知成都以親辭故知鄆州云慶
厯以來復得與家偕行非也紹聖四年鄭雍以大中大
夫知成都蓋前執政也致和六年周燾以寶文閣待制
知成都此云未有以待制爲帥者亦非也

致和當作政和周燾字次

元見舊聞
證誤三

神宗初卽位猶未見羣臣王樂道韓持國維等以宮僚先
入慰於殿西廊旣退獨畱維問王安石今在甚處維對在
金陵上曰朕召之肯來乎維言安石蓋有志經世非甘老
於山林者若陛下以禮致之安得不來上曰卿可先作書
與安石道朕此意行卽召矣維曰若是則安石必不來上
問何故曰安石平日每欲以道進退若陛下始欲用之而

先使人以私書道意安肯遽意然安石子雱見在京師數
來臣家臣當自以陛下意語之彼必能達上曰善於是荆
公始知上待遇眷屬之意

寇萊公初入相王沂公時登第後爲濟州通判滿歲當召
試館職萊公猶未識之以問楊文公曰王君何如人文公
曰與之亦無素但見其兩賦志業實宏遠因爲萊公誦之
不遺一字萊公大驚曰有此人乎卽召之故事館職者皆
試於學士院或舍人院是歲沂公特試於中書

攷異錢易制科中書試六論謝泌李仲容皆召試中書
除直史館李宗諤試相府除校理王禹偁羅處約召試
相府除直史館王欽若試學士院除知制誥此云故事

皆試於學士院或舍人院非也

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爲代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命汝面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面問因力爲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他祐後創居第於曹門外手植三槐於庭曰吾雖不爲趙普後世子孫必有登三公者已而魏公果爲太保歐陽文忠作王魏公神道碑略載此語而國史本傳不書余嘗親見其家子弟言之

斑案親見楊本親下脫見字商本作親問何氏焯於楊本校作親聞

范侍郎純粹元豐末爲陝西轉運判官當五路大舉後財

用匱乏屢請於朝吳樞密居厚時爲京東都轉運使方以
冶鐵鼓鑄有寵卽上羨餘三百萬緡以佐關輔神宗遂以
賜范范得報愀然謂其屬曰吾部雖窘豈忍取此膏血之
餘耶力辭訖弗納

太平興國五年契丹戎主親領兵數萬犯雄州乘虛遂至
高陽關太宗下詔親征行至大名戎主聞上至亟遁歸未
嘗交鋒車駕卽凱旋上作詩示行在羣臣有一箭未施戎
馬遁六軍空恨陣雲高之句

趙清獻爲御史力攻陳恭公范蜀公知諫院獨救之清獻
遂併劾蜀公黨宰相懷其私恩蜀公復論御史以陰事誣
人是妄加人以死罪請下詔斬之以示天下熙甯初蜀公